

豫章叢書

第七〇册



揭文安公文集卷一

元 揭傒斯 曼碩

制表

金紫光祿大夫山東行尙書省兵馬都元帥知
濟南府事特封濟南公致仕贈効忠宣力佐
命功臣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謚
忠襄張榮加贈推忠宣力正義佐命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濟南王仍謚
忠襄制

朕纂承基緒每思創業之惟艱褒卹勲勞常恐推恩

之未至況山東諸侯之起皆天下良將之雄旣盡厥忠宜豐其報某官沈幾先物遺愛在人方保有齊民已知真主之受命及歸我太祖歷事累朝而致身秣馬南征則孱金亡走拔劍東指則逆□就擒握兵柄者餘四十年未嘗妄殺臨軍陣者凡數百戰動必有功故詔有張相之稱而世任元戎之寄雖列土之封猶及於懸車之日而漏泉之澤未究於蓋棺之餘况在爾孫復爲朕使或守藩維於外或司喉舌於中世篤忠貞人推謹慎是用因爾山川之履增爾勲號之崇秩旣陟于三公爵仍超於五等乃爾自致非朕敢

私於戲紫綬金章尙念初來之日丹書鐵券永膺異姓之王神其有知服此加命可

妻齊國夫人宋氏進封濟南王夫人制

昔國有東諸侯旣封于濟今朕嗣大厯服申爵以王載永齊體之賢宜與從夫之典故某官妻宋氏早以令德相其良人舉五十萬眾以歸朝厯三百餘戰而書節分茅胙土傳及子孫襲組影纓布列中外皆爾相成于警戒用能共濟于艱難是用錫爾卿封賞其爵號以篤爾後以報爾前於戲翟芾魚軒尙服異恩於永世虎頭燕領從懷舊將於當年其迪爾家以贊

皇國可

諸王忽都答兒追封雲安王諡忠武制

昔我世祖親定雲安命九王以鎮之將百年于茲矣
乃者國家多故邊圉失宜健將驕王遂據城而稱亂
陳師鞠旅方下詔以討平粵有忠烈之臣乃在伯叔
之籍爰申褒卹以慰死生故忽都答兒沉鷲有謀剛
勇獨斷三世藩輔蔚爲磐石之宗一心朝廷不忘社
稷之計方天厯之反正而遠人之未思中慶則伯忽
要盟卽飛章而上變烏撒則僇余旣叛先率眾以抗
鋒見危而奮不顧身力戰而繼之以死報已後矣朕

甚憫焉雖析爵以列侯王何裨地下仍賜錢以給妻
子式表予哀嗚呼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旣克承于我
祖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尙承顧于爾邦魂而有知服
此休命可

諸王羅羅解追封保寧王謚昭義制

臨戰陳而思孝必有勇功於板蕩以盡忠斯無愆義
往在諸父羅羅解世鎮南詔心貫上蒼適嬰天慝之
兵獨戰羅雄之境力竭而援不至兄死而弟亦隨山
川以之興悲日月爲之動色有宗王而盡節宜諸將
之同心遂使叛亡無不殄醜非褒卹之獨後屬內外

之多虞故疇爾庸超五等而命爵載考爾行詔百世
以易名申錫緡錢以給家屬所以昭國典所以勸遠
臣噫得猛士以守四方孰如同姓明俊德以親九族
尙監異恩可

申命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制

朕惟老聃度函谷關未始忘于天下留侯從赤松子
豈果棄於人間式啟聖人神道設教之門遂任天子
爲民請福之寄主其法者代有功焉不遠而朝宜新
厥命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
輔德體仁應道太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

知集賢院道教事張嗣成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皇蓋有天意洎乃父之於仁廟益簡帝心雖有道之長實係聖明之主而無爲之治庶聞清靜之風誕播玄休屢昭靈應卿旣克承于後朕亦丕勞爾先往者海水爲災再免黔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慝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噫神仙以忠孝爲本尙無愧于傳賢帝王以天地爲心曷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悉如故

進至大聖德頌表

皇帝福蔭裏江南布衣臣揭傒斯言恭惟正月七日

皇太子暨丞相百僚耆耄等以皇帝陛下出撫邊陲
入繼大統豐功盛德高出千古握符御極宜獲徽稱
卽日詣大明殿册上尊號十有一日躬事太室獲瑞
雪之應二月十有三日詔告天下覃恩中外天人協
慶日月增華凡有性情莫不欣戴宜形歌頌以達和
氣臣僕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古者聖人之詩
莫先於詩故聖主賢臣有大功顯行必載之詠歌使
天下曉然知君臣之所趨德化之所由見善而遷聞
義而起去之萬里如立其朝後之萬世如生其時所
以事神保民無右於此故有虞命夔以教之周置大

師以享之君臣朝燕必有賦郊廟薦享必登詩書
之爲道誦其辭無鈞棘叢雜之鏗聆其音有往來疏
數之節玩其義有優柔沉澁之旨其感於人也易其
入於人也深乖沴之氣可變而爲祥風甘雨姦回之
行可化而爲忠鯁貞良是以聖人尙之故雖反復典
謨訓誥之文不若廣明良之歌康衢擊壤之謠周南
召南之什下至農野婦豎一關其耳熙熙灑灑想見
其治漢魏以來騷人賦客時時間作雖不能盡追古
道其抒情蓄志可興可觀斯義繇繇庶幾未泯聖明
之世尤所宜聞欽惟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陛下道準天地德繩祖考惠澤周乎無間威稜登乎八表舉前王未究之禮叙洪範載錫之疇孝弟足以厚黎民剛明足以制萬幾見賢如己能問諫如己出去惡如薙草芥好善如嗜飲食允文允武赫赫巍巍宜其克集大勳君臨天下載膺顯册彰厥大猷而耆俊如雲良士如林必有振發毫楮鋪張洪業爲一代之盛典若徵臣者曾何足云然想像於丘岑畎畝之中不若覩快於輦轂之下繼漏於筐篋刀筆之末不若聲諸詠歌之間近可以風動四方遠可以流耀無窮臣自揆才薄迹微無以補益毫髮幸因羈旅獲

際盛明謹撰聖德頌一篇精寫投進雖不足以加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載之簡牘傳之天下亦可以見聖明德化之所由也臣無任瞻天樂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僉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皇太后加尊號監脩國史府賀表 延祐二年

聖主尊親稽先朝之盛典慈闈進號備昭代之徽猷寶冊載膺瑤圖永固

中賀

欽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

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陛下德全坤厚功底泰寧福莫大於多祥兩開帝業慶其隆於至養咸戴母儀式兼崇極之名益衍昌明之祚臣某等久塵台鼎叨

總圖書興聖春融幸仰陪於大禮含飴日永願丕贊於鴻猷

天壽節監脩國史府賀表

一人有慶節肇紀於重三萬壽無疆位永乘於九五
乾坤薦祉朝野騰歡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大德純功
崇業廣舉賢能興學校天下文明異章服同車書海
內率俾克極尊親之孝益隆致治之基臣某等任忝
國鈞職嚴金匱蓬萊宮殿幸依日月之光河洛圖書
丕續皇王之統

元旦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表 延祐三年

天子當陽八表奉夏時之愿皇闡獻歲萬年稱元日
之觴雲氣蓬萊春風宇宙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德含坤
育運啟泰亨推福慶以致崇日星顯號溥慈仁而協
治雨露羣生陰教修而母道隆孝理彰而聖功遠臣
某等欣逢盛旦忝綴周行玉署日和願播思齊之美
瑤圖天廣永居長樂之尊

天壽節代蒙古國子監賀表

延祐二年

一人受命適符上巳之辰萬歲稱觴載協壽星之紀
照臨所被慶抃惟均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猶日中養
以天下暨聲教於四海俗美風淳舞千羽于兩階河

清嶽晏益體乾剛之用式隆震夙之祥臣某等學守
國書班聯胄監龍顏日角仰瞻穆穆之光鶴算龜齡
俯效綿綿之祝

上再卽位奎章閣賀表

天曆二年

六龍啟運飛躍得聖人之時萬象趨新變化合太平
之應普天之下如日再中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剛健粹
精聰明神武霜露游更而不失其正乾坤再造而不
居其功惟其有帝堯帝舜之聖仁乃能行祖甲祖庚
之揖讓慎徽五典則崇孝友以率先表章六經則進
儒雅以爲本皆天理人心之至當必明君義辟而後

知宜歷數之在躬雖同體而不易况祖宗之大統豈
違道所可求是以踐祚之初甘露卿雲諸福畢至及
夫明詔之下扶桑若木萬姓歡呼允長馭於權綱斯
永保夫社稷臣某等叨聯延閣適際清明義畫禹疇
願闡皇王之秘虞韶殷輅丕昭禮樂之隆

奎章閣賀正表

大曆三年

天人有造治隆揖讓之餘正月始和慶協發生之妙
車書萬國干羽兩階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接百王統
承三正達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敬致其嚴觀乎天
地之德日月之明益躋于聖是用格于上下莫不歸

其照臨臣某等忝職西清依光北極君臣父子永敦
天秩之常禮樂詩書誕播皇風之盛

冊皇太子奎章閣賀表

重明麗正作離咸仰於皇文一索得男出震允宜于
主器旣疏封於玄土爰正位於青宮所以繫人心所
以本天下欽惟尊號陛下敬隆郊廟德洽乾坤當春
秋鼎盛之時建宗社靈長之計惟聰明可以正百辟
俾綜樞機惟元良可以貞萬邦足副儲貳重以羣臣
之固請聿遵累聖之宏規然監國撫軍教尤資于四
輔而問安視膳禮必謹于三朝式養聖功用光帝業

臣某等屢陪大慶思贊清時近春日之載陽益臻泰
道瞻前星之有耀永固皇家

聖節賀表

陽德方亨喜太平之有象聖人在宥宜仁壽之咸臻
八表同歸萬年惟永

中賀

欽惟皇帝陛下誕敷文德克

續武功既尊祖以配天比隆三代乃立嫡以主器用
貞萬邦允昭仁智之端是皆長久之道臣某等叨陪
清燕莫贊聖明多壽多男徒切華封之祝是彝是訓
願敷皇極之言

奎章閣賀表

聖人繼體再昭揖讓之隆天下歸仁大慰平成之望
 慶綿宗社光被華夷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德秉純乾業
 承富有妙天人之協贊允懋數之攸歸惟上有成康
 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內獲臬夔之佐則外獲唐虞
 之治苟自躋于聖敬咸世篤于忠貞臣某等職忝西
 清光依北闕經邦論道自有弼於鴻猷養老尊賢豈
 無裨于昭代

莪文監賀表

明繼明聖繼聖所以固皇圖長以長賢以賢所以公
 天下一人有慶萬國懽心中賀欽惟尊號陛下仰之如

天就之如日體兩朝之揖讓有不丕基開萬世之隆
平惟明明后此祖宗之深望亦臣庶之所期臣某等
地切秦階恩聯文苑周爲師而召爲保德冀過於成
康稷教稽而契教倫治永躋于堯舜

又

一人受命適嚴踐阼之儀百辟在廷已舉尊親之典
孝光天下慶衍皇闈中賀欽惟皇太后陛下德濟艱難
功成警戒每念鴻圖之重獨深燕翼之謀申揖讓于
中興父而又子導繼承于成命長亦惟賢宜膺至養
之隆永極徽稱之盛臣某等名慙菽苑身際熙朝長

樂怡愉願密扶於聖治大明照耀庶丕闡於皇猷

又

以命以長惟天以啟聖人南面受朝不日而尊大母

愛敬之至神明所歸

中賀

欽惟尊號陛下如日東升以

天下養雖任寄伊霍之重足以發皇明必治責任姒
之賢有以基王化尙致怡愉之樂式彰孝弟之風臣
某等學愧前修職嚴內監仰陪大禮時已際於風雲
共戴皇猷壽永齊于天地

揭文安公文集卷一終

揭文安公文集卷二

元 揭傒斯 曼碩

書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
夫士志爲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
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
況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
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
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

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
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
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爲患其信
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爲之言曰上之人不能
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
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
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
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
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
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

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爲務如是而下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尊爲天子之舊學信爲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之士而無一毫疎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

於爲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喁喁然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貧粗習祖父業年十五六卽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四方乘驚湍絕峻嶒觸冒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旣夕而猶邁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順逆之由蓋備嘗而徧覽之矣至於國家內外之體補偏救失之術亦嘗求其說而熟慮之矣然未始敢以告諸人者疏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誑病焉耳旣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

之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必由已
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
因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
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攜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
平生寓諸目屬諸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諸人
者闕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
敢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
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
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爲之地以自見其生平之所志
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

指方多公身卷二
三
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
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
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俟斯恐懼再拜

與尙書右丞書

俟斯再拜尙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
忘已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
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
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知古
今一軌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爲卦君
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

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諸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強毅卓犖宏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爲政知王道之本好賢行虛已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

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已旁羅俊乂廣攬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况爲朝廷計哉然鳳皇鸞鷟非凡木可棲絕奇異能非常度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徙木之人市千里

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果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爲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祐之毋患乎賢之不爲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侯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侯斯頓首及仲簿公執事侯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汎
浮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迹
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閱大更枉還答又以俗迫
雨坐山曠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
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
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
蒙背若市井途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
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智足以知之勇足以
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略人物言論
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爲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

僕竊以爲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而爲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縱橫揚孔氏之道而明之若埽穢翳開日月之光疏百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辨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時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莫不順執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爲何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耶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余

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短咸疏華實正僞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自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尙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諸父師之訓有與執

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
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望尙冀致諸用以幸學者以
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
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與蕭維斗書

俟斯再拜論德蕭公閭下僕性分釐謬昏翹絕不通
時事與人交不計隆薄能否輒以古道相期待俗下
詭病日甚不止終不愧悔今復妄有謁于閭下焉惟
天生賢哲常曠數百載不一二見及有某人或又廢
於庸主格于讒忌盡于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業僕

甚痛之自來京師日覩耳聽口誦心語惟公才全學
富義精仁熟謙讓克謹去就有節名與實侔位與德
稱有古大賢之風束帛之聘累光丘園每聘必增其
秩每召必優其禮其尊德樂道右賢尙能崇信慕尙
若漢高帝之于四皓可謂隆矣然四皓不出則已一
出則能割至尊之愛定天下之本建萬世之名儵然
而來浩然而歸來不見其所難去不見其所窮何其
裕哉且今天下非漢高之草創皇太子聰明仁孝遇
于惠帝上親信篤愛無高帝之惑溺昔之儲貳不得
與國家之政今則無所不領宜若公者知無不言言

無不從然天下之賢士未振者不聞有所舉天下之政令有關者不聞有所陳惜惜默默日以懷去爲務又不能借一事決去就使天下有識之士蹠足搯擊徘徊四顧而失望僕誠愚鄙未達其故抑嘗舉之而未用陳之而未行邪則去就可以兆矣道行於天下謂之達道不行於天下謂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公居達之時行窮人之事尤所未喻且天之生斯人也豈徒欲寵榮其身體利澤其子孫而已亦欲使生民之有知也公誠能高臥空山遠引遐徼則爲巢許務涓之徒可爲嚴陵魯連之徒

亦可雖欲驟風烟霞詭誕變眩如僇佺安期羨門盧敖徐福之徒亦可今業已出矣食其祿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怱怱邪竊爲公計莫若攄肝瀝胆激昂慷慨極論天下之賢士求當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損益君儲切身之急務疏而陳之苟其說行則從容可爲二疏之事不行則掛冠神武拂袖而西矣上不負朝廷之知下不缺天下之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概咨嗟嘆息曰蕭公眞賢矣哉朝廷之尊賢下士必自公始則公進爲國家之榮退爲斯道之隆生爲萬全之人沒有無窮之名不亦休乎又不得已則

引年謝疾而去耳或曰公不得已而起而身冒大名
被至恩夙夜戰掉競慄猶恐不持若夫進賢補過則
揆諫之司吾所職者輔迪是宜且言之而中則吾之
歸未可期言而不中則僇辱所歸况若公者進退語
默必有其時豈庸豎賤走所能察識哉僕益惑焉夫
公之出處非若彼旅進旅退之人旅進旅退之人雖
千萬不足爲天下輕重公實有萬世之繫焉不可不
暴白于天下後世使之有則也念之念之時不再矣
僕近行河濟之間有過而歌者曰我行河濟兮瞻彼
泰山聖人之不待兮我道孔艱進不汝信兮退卽汝

設河兮濟兮道靡靡兮乃撫棹送而和之曰泰山巍
巍吾其跛而河水瀾瀾吾其濟而聖人雖遠吾斯軌
而因錄其詞并書以獻惟公念生才之難遭時之不
易憫斯民之無知貸狂瞽之不察視中道而導之歸
幸甚幸甚俟斯再拜

揭文安公文集卷二終

揭文安公文集卷三

元 揭傒斯 曼碩

序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爲文獻之邦自歐陽公起而天下爲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爲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

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
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
明快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余竊有獻
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望也
百世之師也宜以爲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
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
浚六經之源益溯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升爲富州又二
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滄祐以來

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爲續志六卷
條數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
章爲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
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
使爲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
至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
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
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
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尙求李
君之志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爲達官爲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爲詩與爲政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韋出也讀韋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弦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韋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齊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疎淡而

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
夔富貴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爲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韋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爲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韋豈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子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

而收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年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眾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

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寶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於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歷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來際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

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
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爲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爲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我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弟

之心淒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尙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爲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能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遊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

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
事其法甚敘其道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
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
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遊無
良友以仁義道德爲虛言以孝弟忠信爲曲行特竊
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尙
多懷姦挾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
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
震之以不仁之威壓之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
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

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
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尙寡
歟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
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爲旌德也有君子
之譽挾進士之名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已
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
屈伸由乎道乘饑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
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
草儒者之效吾觀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
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

不能耳勉哉粹衷無畫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也元統二年六月廿五日揭傒斯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

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本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而猶或

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爲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啟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者尙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惇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

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
燕市見者皆敬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也已而
爲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
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
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
如唐臨晉帖以余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
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爲唐臨晉帖終未
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
兩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

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下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傳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能轉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傳若金字

與礪熊翰字敬輿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後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未

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念亦有衆人所未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旣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復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卽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

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
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
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
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遊士之匯其適然覲晤爲千載談者之資
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
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荷輓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
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顛亦俾
在列肴核維旅酒醕維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盞

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諸終歸
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
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
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而合轍新知舊好怡然
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
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于載本百世者果安
在耳廬山鄭君真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
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

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余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余進而告之曰夫能使吾知所以爲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爲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爲盡報夫子之道辟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眞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

親之慕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爲聖人之教所以爲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里居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送張掾序

張君用以吏起南陽歷澧州升憲府一旦又掾于監察之庭君用亦榮矣而余竊有言焉夫今之號稱風憲者下而肅政上而臺察皆朝廷耳目之寄四海生民之命以伐姦立善扶綱振紀爲職任而得陽陽言天下得失拔智巧之所諱避莫如監察御史得與監察御史執簡牘必可否持是非又莫若爲其掾則居是任者其責不旣重矣乎以至重之責而惟招人毫髮之不慎報其草芥之私顧以售其黜陟之威以逞快其欲心其爲害亦大矣然君用之爲人高明果毅人也公而忘私人也夫高明則情無不察果毅則事

無不斷公則理無不得持是以往何憂其不名之立
功之不盛哉然余竊又有獻焉傳曰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以小善而掩
大惡則爲惡者滋以小過而棄大善則爲善者懼舉
不當賢罰不及罪謂之不任故君子平其心而直其
氣思其職而竭其力樂其効不計其報君用其慎之
哉君行見吾故人朱仲章亦稱高明果毅公而忘私
人也其爲我謝焉

送陳文學序

新授靖州會同縣文學盱江陳君將行而通國之人

皆笑之巧者笑之以拙愚者笑之以狂強者笑之以
不奮揚弱者笑之以不自愛其身其言曰蘇盱而靖
水陸行幾三千里高如梯蒼天深若航大海穿虎豹
摩虬龍又何必弊弊焉爲一文學哉君方趣裝具糗
糧俟然若不聞覓覓然笑且哈行有日矣告余別余
曰人之笑予者衆矣予無以人之笑而自喪也人之
笑予者不知予者也人之笑予者官卑而地遐也不
聞笑予之學也夫文學雖卑王官也會同雖僻小王
邑也吾守王官居王邑食王祿而行吾之道夫何不
可之有子行矣其篤爾行謹爾言敬爾儀毋蔽爾私

毋徇爾財求其可事者事之可友者友之可教者教
之以無替王官尼王化竭吾職而已又安知官之卑
地之遐乎且子方盛年而親未老政自樹立之日苟
可以行其道雖寒荒窮髮之外將不暇顧況會同哉
子行矣勉旃善自樹立官卑地遐非子之病也今之
笑子者將拜子矣

贈醫者湯伯高序

楚俗信巫不信醫自三代以來爲然今爲甚凡疾不
計久近淺深藥一入口不效卽屏去至于巫反覆十
數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責殫其財竭其力卒不效

且死乃交責之曰是醫之誤而用巫之晚也終不一語加咎巫故功恒歸于巫而敗恒歸于醫效不效巫恒受上賞而醫輒後焉故醫之稍欲急于利信于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爲容雖上智鮮不惑甚而沉湘之間用人以祭非鬼求利益被重刑厚罰而不怨恚而巫之禍盤錯深固不解矣醫之道旣久不勝於巫雖有良醫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學者日以怠故或曠數郡求一良醫不可致嗚呼其先王之道不明歟何巫之禍至此也人之得終其天年不其幸歟吾里有徐先生若虛者郡大姓也年十五舉進士卽

謝歸業醫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幣不遠數
百里而師之以必得乃止歷數十年其學大成著易
簡歸一數十卷辨疑補漏博約明察通微融敏咸謂
古人復生其治以脈不以證無富貴貧賤不責其報
信而治無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惟一用巫乃去不
顧自是吾里之巫稍不得專其功矣余行數千里莫
能及間一遇焉又止攻一門擅一長而已無兼善之
者來盱江得湯伯高該明靜深不佞不矜深有類于
徐余方憂巫之禍醫之道不明坐視民命之天闕而
莫救而愛高之學有類于徐且試之輒效故并書巫

醫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贈之嗟夫使世之醫皆若虛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勝矣乎伯高名堯自號常靜處士若虛名棧聞廬山有郭氏號南寄者亦有名

夷白先生集序

靖州史君郭履以外舅夷白先生鄭氏所著須堂集若干卷請序於豫章揭傒斯序曰莆田鄭氏自夾漈先生以博學聞天下其後百餘年有夷白先生夷白先生蚤孤窮學於林皋父先生林皋父先生大奇之年十五六卽棄去日縱飲博豪游市肆間林先生患

之一日適過林先生門先生出遇之召閉齋閣中數
月日夜切責詰辱之遂大感悔悉謝絕遊從研極經
史下至百家外說無所不涉放筆爲文崖崩岸豁幽
詭變眩赫然如臨百萬之兵謀勇捷出宋末以鄉賦
與計偕不第大臣薦有史才得召試史館去之淮漢
間與諸健帥豪士游氣益橫厲多感激慷慨之言入
國朝辟聘交至杜門不起著古易觀玩等書探聖人
之微立後世之的子孫賓客相對竟日聞一語輒汗
下其學行大抵類夾深先生或謂其詩文之奇古過
之悲夫世復有奇偉博達之士若夷白先生者乎使

先生所遭皆合乎志少盡其用則英光威烈不與古人飛馳于汗簡哉而林皋父先生亦不泯然于世交稱道之矣願以是託余不亦重可歎哉先生名鉞字偉節云

純德先生梅酉集序

純德先生郭君諱陞字德基長樂人也世以明經顯號書厨郭家父正子宋名進士好春秋著春秋傳論由是治春秋者多師郭氏春秋先生少孤母林教育之長通六經尤長於易著易述治易者復師郭氏易而素尚高潔登山臨水雅歌投壺賓饌無虛日酒酣

爲文下筆不少休每一篇出爭相傳寫皆效其體閩
中多名士莫敢與比先生亦未嘗少自矜衎人有一
善稱之不極不置故人樂出其下初補太學生宋亡
居鄉教授至元中以遺逸起家二爲郡文學所至相
賀以爲得師先生之文益高道益尊而亦以是終焉
閩之賢者黃監簿仲元論先生曰動靜可識近乎時
真介不絕俗近乎知獎士成名近乎仁其有道者鄭
國史鉞曰先生之文流出肺腑詩有開元元和風致
長短句妙處逼秦晏今翰林學士承旨程公廉問閩
海時尤相雅愛亦曰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爲

異其詩若文和平沈潔不琢鏤以爲工其爲人疎通
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爲高其爲子爲父孝以慈
其與人交彌久而爭益遠而不可忘蓋先生之質全
于天先生之文粹于學不求敬而人敬之不求愛而
人愛之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傳而人傳之嗚呼此
所以爲先生也耶皇慶二年夏先生之子履由太子
太傅府長史出知靖州其行也集先生之詩若文若
干卷曰梅西集屬余序噫余能序先生之文耶然余
樂其人慕其道好其文庶幾可以託不泯遂序之純
德其門生故友之所證云是歲六月朔豫章揭侯斯序

送程叔永南歸序

翰林程公以儒術起家出入三朝德盛望隆爲國名臣爲江南第一今天子卽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惟公屹然嶽立不倚不阿繇是名日登天子亦以爲大臣體特超遷三官追贈其考妣官其一子同知南豐州事賜七品服於是寵榮至矣人咸以爲宜而公惕然踏然如不勝人益以爲難南豐君行且有日又屬禁時不得奉尊酒寫萬里之懷適爲之辭曰君爲郢公之孫翰林公之子日連衽結鞅而來者非名卿大臣則高人俊士凡修齊經濟之道進退揖讓

之節忠孝廉恪之本宜皆飫聞而熟見之矣君籍盱
南豐盱屬邑今雖別爲州猶鄉邦也凡地之險易民
之情僞務之緩急得失亦素講而深踰之矣君又才
高而識遠氣和而節下機未發而鼓釋聲未振而響
應以之剗繁劇解盤錯事上而接下莫不宜愜吾惡
能言之君見巷列之樹乎其初也旣宜其地而封植
之矣又灌以液之援以周之剔其蠹蝕而時視之靡
不曰吾將夏息其陰冬取其材以成室屋矣而往往
不相待焉幸而後之人愛而有之否則撤其藩垣肆
其狂馳牛馬觸劇樵牧扳援先披其枝後撥其根見

者傷嗟聞者憤惋不亦悲夫人之積德累行食勤衣苦遠者數十世近者百數十年所以厚其子孫厥惟艱哉故周公有鴟鴞之貽魯人貽闕宮之頌誠知基構之難承繼之甚不易也今若君之家者亦已寡矣而君又將有民社之寄焉夫世降不古者亦已久矣吏民之儉巧豪橫之伺候利誘之蕩汨臧獲之貪黷驕慢小有不誠則祖宗爲辱不亦甚可畏哉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能如翰林之於郢公則善矣雖然吾何以爲君言哉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此孫叔敖所以治楚也以是三者而

行之以誠亦庶乎其善也敢書以引

送族子時益赴南康主簿序

古者內自御史府諸監寺外及郡縣皆置主簿內掌印勾檢稽失外關錄諸事省署文書今惟縣置之然得與令丞列坐聯署相可否關決事其職乃與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可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可行也凡獄訟期會署文書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于丞若令主簿不可卽尼不行令雖尊亦有所不得專者故令主簿必惟其人族子時益性廉而平氣和而清孝友行于家忠孝著于宗族鄉黨通經學古

敏而能下嘗以國書教授臨江上下交稱其賢今又主簿南康吾知必得其職矣然子雖賢令非其人則不能以行令賢郡太守佐非其人亦將有所不行余聞新邑令則蔣君也余嘗與之友讀書習律和一平恕賢令也郡太守趙公余亦嘗接言論于朝好古博雅賢守也其佐幕則一君爲元僚一君以憲掾起家廉直明慎賢佐也余知之最有年夫令賢郡守佐又賢子雖有不及猶將容之况以子之賢乎余不獨爲子之幸實爲南康民之幸吾聞南康有八百毒龍不深潛遠逝則將化其德而從之矣古者主簿之職勾

稽得其當猶有去爲御史爲卿監令僕者子其場之
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

夫今之所謂善政者亦曰廉而已矣廉非爲政之極
而爲政必自廉始惟廉則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則不
匱然天下皆知廉之爲貴也而莫知爲之何也祿薄
而任重內不足以給其妻子外不足以應其誅求孰
能不爲之動哉設有一人焉則自以爲度越恒人且
萬萬矣遂乃傲大府慢同列奴視胥史而草芥其民
及夫怨怒並興禍疊交作又自咎曰廉不可爲如此
人亦曰廉不可爲如此於是改行易節售私購欲波

蕩而火燬廉恥之道無遺矣不敗不止夫如是政何由善民何由生哉故知貴廉而能保其名者恒求一二於千萬也吾獨於河東李君克俊之貳長興也躍然爲之喜君之先人是爲集賢侍讀學士敷歷中外餘四十年天下號爲能臣此爲政之道必講之有素君又饜飫于詩書沈酣于禮義其平易足以近民長興又爲浙右上腴食公田之入足以自給也他日稱廉循者實於君有望焉夫廉者固君子之事也不可
以多上人

送劉真叟赴廣東憲幕詩序

淮西有賢士曰劉君真叟初從諸生間有能詩聲至
大初部使按行至郡其掾方端甫剛直廉正人也雅
知人聞君名卽言於部使者命有司貢焉將用爲掾
會有令君以南士罷僉事鄭公善明獨深惜其才不
得用君方閉門讀書大肆于學將就試有司延祐七
年春鄭公持節南海道遇故掾張信卿語劉君甚悉
卽召與俱君歎曰士爲知已用用不用命也吾不可
以負鄭公乃杖策踰梅關下韶水不遠二千里往從
之余適遇于章江之上諸士友爲詩以艷其行復請
余序所由來然余觀劉君以粹德實學長才修名政

恐區區一掾不足以辱劉君而鄭公能知人如此能
下士如此劉君固不得辭是行也夫公卿下士可以
觀其政矣君子見賢人出可以占其時矣故余不以
劉君受知鄭公爲喜而以鄭公能知人下士爲喜不
以劉君得一掾爲喜而以賢人君子出應其時爲喜
劉君勉乎哉余望子於青雲之上復繫以詩曰新栽
桂楫發龍舒南度梅關謁使車霜氣春隨五色筆虹
光夜入滿船書天涵聖澤鯨波澹雨洗蠻荒瘴霧虛
日晏從容蓮幕裏知君隨地有安居

宋史論序

傳曰五帝異樂三王不相襲禮聖人非惡同而好異也勢不能也是故聖人執經以達道君子因時勢以立業經有定位權無常勢變化消息與時皆極知此則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當世之務矣集賢大學士樞密院使大梁王公歷觀先儒論前史之得失必責以五帝三王之事乃本司馬氏通鑑作歷代史論一本陳均宋編年備要作宋史論凡十數萬言不爲甚高之論而求中之實不務辭藻之富而求理義之當執經達權得易隨時之義彰善黜惡有春秋責備之法所以求當於古人垂訓於將來也而於宋論尤

加詳焉其稱太祖之得天下也無異前代而能建過唐之祚接繼堯之統者立國以仁設教以儒此有道之長也所深惜者太祖無妻敬之臣太宗有魯桓之行神宗首用王安石以啟宋室中衰之深根哲宗起章惇徽宗任蔡京以致播遷之極辱高宗爲中興之主而李綱張浚廢錮宗澤憂死岳飛見殺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彙征旅進更爲腹心拒絕和之議棄恢復之幾甘宴安于窮陬忘祖宗之大恥孝宗旣非剛明之主徒聲北伐之辭寧宗之疾委柄侂胄理宗之立歸德彌遠羣邪輻輳善類日消不顧唇齒之謀

竊取復讐之美馴至度宗權歸似道欺君敗國卒至覆亡三黨之禍成于三變四凶之毒繼于五鬼反覆小人之情狀痛悼君子之極喪讀之千載之下猶當拊膺扼腕流涕而永嘆也至論其家法規制人才文物則薄唐而陋漢南北並國則帝宋而虜金以王欽若收溼穀蠲旱租放逋責呂惠卿却西夏丁謂經制施黔雖小人猶有所取趙普修私怨韓琦刺義勇司馬光改助役范純仁復青苗劉贊等議調停文彥博呂大防主回河寇準薦丁謂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雖君子而猶有所憾若此之類不可殫陳皆矯

然出于羣思衆見之中巖然立于大公至正之表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呼讀詩書而不知經權之道時勢之宜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爲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何自古人主之悟者恒鮮也以公文學行藝才識器度直內而方外憂國如憂家身事五朝位歷二府雄名碩望將五十年猶以餘忠遺智託之空言使天下後世之爲人君爲人臣者知所龜鑑而爲宋成書者亦有所折衷焉雖然今天下之望於公者其止是哉敢書以爲宋史論序

揭文安公文集卷三終

揭文安公文集卷四

元 揭傒斯 曼碩

序

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學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猶幸學校未廢儒者知有所依歸况窮荒遐徼使無學校安知有所謂聖人之教哉故學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係也我元建國餘六十載矣崇儒之意非不至興學之本非不加俊造之士非不舉而用之而猶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旬宣之道未盡廉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

也職教之徒臃腫臆學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使並緣之吏間窺隙伺日相與爲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學無廩稍入幸而遇賢有司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曰愛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賢能自賢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若今廬陵劉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廩稍之有無有司之賢否不可知既不近於大府而遠在數千里外然俗無美惡地無遠邇教之化之在我而已况君有學有行家以自給稍得一賢守令自拔于上他日五嶺之外窮海之濱有善教者必自君始愛之慎之吾將洗耳于北闕之

下

送張都事序

天子既建奎章閣置大學士二人侍書學士二人承制學士二人供奉學士二人參書二人非嘗任省臺翰林及名進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學士二人典籤二人典籤秩從六品初命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人秦不華兼善丞相椽張景先希哲爲之希哲尋去爲禮部主事又以丞相椽張中立惟正繼之居一年兼善拜南臺監察御史惟正亦遷江南行省都事天下之選莫重于省臺或由省臺入爲閣官或由閣官

出居省臺則閣官之選與省臺等而又必天子親擢之惟正一歲中兩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稱塞固宜余與惟正同僚同與修皇朝經世大典惟正無一言不及於仁義無一事不致其精詳余嘗謂惟正居職任事無不及者江西號僇劇難治然僇劇在郡縣不在行省行省苟得其人雖使郡縣皆務爲簡靜猶反掌耳江西難治莫甚吉安然以前江西廉訪使馮君輔今揚州總管納懷治之政未嘗不行訟未嘗不簡吏民未嘗不心悅誠服非惟不能欺至不忍欺是故爲政係其人不係其地而君輔納懷

之在郡也上之人惡其異已也沮之抑之不遺餘力
卒不能安其身以去江西之政日益弊民日益困加
之以飢饉重之以疾癘有司恬然莫之恤者果誰爲
之耶故天下郡縣不患無賢守令患上之人不能正
其好惡以示其嚮方公其衡鑑以別其淑慝扶其善
類以激昂其志氣耳故行省者郡縣之標準也苟標
不正準不平欲其影之直鈞石之和得乎今惟正之
佐江西也以平章全公之簡重廉正惟正之精實謹
敏相與持大體畧細故先人而後已使君子得以行
其道小人無以騁其姦民之有瘳也必矣惟正敬之

勉之其毋忘天子親擢之意他日有論奎章人物曰
惟正惟正則僕也與有榮擢焉

送蕤林庫提點畢申達棄官歸養詩序

世言忠孝不兩立忠孝亦有二乎見於事君謂之忠
見于事親謂之孝人見其孝也而不知有忠之道存
焉曰孝而已矣人見其忠也而不知有孝之道存焉
曰忠而已矣一行非孝非忠也一念非忠非孝也天
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人物之衆也其可感而通者
莫疾乎忠與孝也雖庸人孺子一行其孝而風俗爲
之變世之行政施化有弗能焉雖孱卒賤隸一行其

忠而天地爲之動世之守職任事有弗及焉况身爲
名父之令子聖天子之賢臣者乎一出處豈無所
係哉菽林庫提點樵隱君兼才德之名懷忠孝之實
昔者天子旣奪其養而寘之菽林矣君不以筦庫爲
卑而怠其事又命攝授經而列于奎章矣君不以師
道爲尊而貪其榮一旦棄官歸養如孤雲之遇飄風
瞬息而不可留也雖賁育之勇不能過焉濟南之士
豈無所動其心哉卽使君日居朝廷之上奉一職效
一官其忠亦如是止耳今退居庭闈之間盡甘旨之
奉謹溫清之禮父母樂之鄉黨稱之使天下聞者父

以教其子兄以訓其弟相率而歸於孝弟之化以相
隆平之治其爲忠也不亦大乎故君子處亦一忠孝
出亦一忠孝烏可歧而二之哉昔親之壯也而不知
事其君是不孝于親者也親既老矣而不知事其親
是不忠於君者也天下豈有不忠之孝不孝之忠哉
則樵隱君之出處交得其道矣君行矣余欲歸養而
無所用吾情焉車旣膏馬旣秣凡工爲文辭者皆詩
以送之而奎章閣承制學士李公命余爲之序

送也速答兒赤序

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爲農則爲工

爲商自科舉復而天下武臣氓隸之子弟皆爲士爲
儒非昔之人無聞知而今之人獨賢也顧在上之人
所以導之者何如耳國家臣妾萬邦南北爲一餘六
十年而教化不興風俗日壞奸宄屢作者任法律而
務財用也仁宗皇帝赫然奮起賓興天下賢能而用
之雖刀筆筐篋之末并欲傅之於士天下孰不釋耒
耜而談詩書投干戈而從筆硯行之二十餘年孔孟
之道卒不能大洽于天下者仁宗皇帝在位日淺得
人未暇作養之士未成新莠雜蘖不足以勝夫深根
固蒂牛羊日夜又從而牧之信道篤者類指爲迂濶

稍出芒角爲國家分憂者盡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
從而彌縫附會覬旦夕之餘景而不知已爲他人所
銜轡矣自是法律愈重儒者愈輕羣然鼓簧謂士不
足用科舉無補于國計不罷不止嗚呼果孰爲國計
哉至元初從軍襄樊有抄兒赤者合祿魯人也以功
爲千夫長抄兒赤傳禿魯罕禿魯罕傳禿林台三世
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賢禿林之子也連答兒赤從郡
人李宗哲學進士業有聲今年夏從其婦翁增城左
君至京師拜余程文憲公故宅貌粹而氣和才清而
志銳他日必爲名進士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爲富貴

利達之媒也所以進其德而達其才者也故其學不止于爲進士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且文武非兩途也用之制治則文用之定亂則武非文之外有武武之外有文也法律非不任之以爲輔治之具非爲治之本也財用非不務也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非瘠民以肥國也故君子之學也用以致其君則爲堯舜之君用以治其民則爲堯舜之民非徒學以自別于農工商買而已國家養之必以其道待之必以其誠任之必盡其才非徒用以竊任賢之名而已然學

在我養不養用不用非所計也而用不用實關天地之否泰國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憂不敢計焉者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興爲去就當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視淪胥於苛暴慘刻必有爲國家計者也幸勉旃毋自畫

沈溪先生文集序

豐城文物之盛自漢徐孺子以高士之節讀書龍澤山中爲太守所禮唐王中丞以風后力牧之望留滯江湖爲詩人所嘆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黃氏居沈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蓋自柳

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由元祐三年進士三遷而
爲柳州推官年三十九以卒其享年少其歷官未久
故其行事不能大暴於天下觀其遺文則可得而論
矣公之詩沉蔚雅健有矯齊梁晚唐之意公之文辯
博闊大有憂天下之心蓋當國家盛時其氣渾其攻
平故其發於文也和而莊直而不遷至若論唐太宗
遺憾於魏徵有恥不及其臣之失牛李之禍罪在德
裕不能以公滅私陽城愛弟不娶甘棄父子兄弟夫
婦之大倫爲索隱行怪其志於世爲何如也紹興初
公之玄孫愿編其遺藁得詩九十二長短句五史論

十雜著九十遺詩二長短句一及附錄四首離爲四卷至淳祐中其子脩紀始刻之已而燬于兵今公七世孫璧將復刻焉而屬余爲之序惟黃氏由金華徙豐城蓋數百餘年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尙書曠若爲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尙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

無底書囊序

無底書囊二卷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之書也先生諱珪翁字汝和世爲豫章豐城人父諱涇伯父諱士

林皆受學清江張文憲公之門文憲公器之稍不及
門卽以書詞先生十歲而孤惟母教育之而母性方
嚴聲色不少假先生亦強學力行事母極孝自爲子
弟以至沒齒人未嘗見其過疎髯廣頰眉目聳秀癯
然若不勝衣居碧山之下萬竹之間竹間有泉甘冽
不竭每清風徐至幅巾藜杖臨于泉上望之若仙蚤
從大人先生游如鄉之翰林學士徐公經孫戶部郎
官李公義山臨江蕭左史山則監察御史泰來兵部
侍郎徐公卿孫廬陵秘書監丞歐陽公守道湖南安
撫使李公芾每與言論引據經史慷慨激烈風概凜

然故莫不折節下之晚歲教授鄉里凡經指授皆尙
氣節不碌碌隨人後望而知爲揭先生門人平生所
讀書皆手自編校其所論著必以扶樹世道爲本此
書特其間見緒餘猶鑿鑿精實如此况其他哉元貞
元年冬十有二月寢疾明年正月初四日蚤作沐浴
易衣冠謁先祠畢還坐堂上手爲書數通別親故賦
五言詩八句示其子載且戒之日毋以釋老汗我端
坐而沒後三十有六年其嗣子將刻是書以傳而命
僕斯爲之序臨風開卷灑灑若睹其風儀歷歷若聞
其平生之言而終古不可作矣嗚呼悲夫謹序其概

如上至順三年七月日序

臨江路張同知自然頌序

自然道之極也因而品節之聖人之教也老莊明自
然而不可入於聖人故儒者所弗道河南張侯之貳
臨江也其言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非有于我
也賞所當賞刑所當刑賞非有于我也皆自然之
道也行之三年政果有聞遂名其所居之室曰自然
其民之賢而文者陳宗元倡其友前鄉貢進士易方
猷等若干人爲之頌而請余序夫張侯因自然之道
而爲之政不騁奇以取名宗元等因自然之政而爲

之頌不溢美以爲說惟不騁奇故民得遂其性而樂其業不溢美故文得盡其辭而信于遠皆可嘉也且以張侯之賢而得宗元以爲之氓必能導之以親親長長之義使侯之政易行以宗元之賢而得張侯以爲之上必能使其奔走力役之征使元之教益申是又皆可賀也惟其知自然是以合自然是爲張侯自然頌序

送燮元溥序

廬州舒城長燮元溥泰定四年進士也元溥蒙古人名燮理普化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

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元溥治舒城廉敏明恕見許於士君子賑飢興學有恩惠於民時郡縣吏初到官參所部必舉元溥以爲勸余嘗載其概于龍眠書院記中今遷撫之樂安其民慕廉吏思惠政與舒民同又多文而好學易以禮義化然撫五縣皆無公田之入可以自養非痛自節縮去其冗食之人鮮能自固者况元溥名進士人望之也尤深責之也尤嚴決不敢以他吏自恕自易其常今天下所共聞知者海南沿公田之入十倍常賦民不堪命遂起爲盜擁衆數萬破州略縣賊殺將吏屠戮士民

兵連禍結數年不解爲朝廷之憂彼有田而賦之不以其道害猶如此况當天下兵飢疫癘之後誅求剝之餘民力耗竭之極又無田而殘民以逞將無海南之事乎此吾與元溥所深憂而極慮者而天下行之若素漠然不以爲意吾不知其何心也嗟夫元溥士不爲仕則己仕則必盡其道毋貽父祖之羞爲天下後世之僇笑也

送彭仲寶赴水北巡檢序

臨川彭仲寶以溫厚之德深潛之學雅正之文佐修皇朝經世大典于奎章閣以恩借授衢州龍游水北

寨巡檢將行謂余曰余儒者也釋俎豆而弓刀非素
所從事也非所從事而從事焉去親遠且困不可久
也以去親遠困不可久從事于非所從事如曠官何
曰天下治以禮讓爲郭郭而莫能破以詩書爲甲冑
而莫能入以仁義爲干櫓而莫能犯故守之以謹勅
之士而有餘天下亂高城深池不爲固長刀大劍不
爲利強弓勁矢不爲威故守之以熊虎之將而不足
今天下之民涵恩而沐化好善而惡惡安耕而忘戰
爭者五六十年雖有強王叛將倔強於數千里之外
不過馳一介之使手數寸之革卽縛致闕下視區區

狗偷鼠竊曾蚍蜉蟻蝶之不若是故夷城塞塹東兵
卷甲偃然有萬億年固安之勢君以數十里之地善
惡不掩乎耳強弱不逃乎目是非不惑乎心輕裘緩
帶足以坐鎮之何曠官之足懼哉吾惟憂其所不憂
慮其所不慮備其所不備仁言而義動雖守數十城
可也何有於數十里哉仲寶以爲然遂書以贈之

揭文安公文集卷四終

揭文安公文集卷五

元 揭傒斯 曼碩

記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
棗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
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
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
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
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

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減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仿古頰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升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土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

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
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
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
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
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地爲之學校以教
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恆業民有恆志然後聖人
之道可明賢才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
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能
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汗隆
以選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

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
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
傅其人而不爲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
行之者况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
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爲虛名而人
畏敬之蓋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元微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
必謹學校以爲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

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嵒嶽郡
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
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罷輒者以民勞爲
解貪墨者以廩薄爲辭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
闕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濶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
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卽工前清湘長法黑
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
伐石陽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濶繼至朝
勸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
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

畢又辟廟南廢地爲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
楹以館諸生旣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
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爲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
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爲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
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供不敢怠違及郭侯
爲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
死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
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爲虜而王
其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
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

財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
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
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
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
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
詭湘灌灘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奉定四年
八月丁亥記

前清湘民法黑進拜
元九字疑有脫悞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

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嚮方哉廬州舒城長樂理
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
學政咸用其學以教導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爲貴
儒之所以爲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
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伯時龍眠山
莊故基於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沒於寺者據山川
之會想昔賢之遊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材作書院
以事先聖先師以爲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
殿堂門簾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爲屋三十楹以其
面龍眠之山端麗奇俊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

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旣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旣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饑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絕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爲事舒之民絕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并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爲然

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爲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民
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爲學其可得乎
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
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
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得究其禮此非上之過
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旣俾爾以賢長吏一以詩書禮
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尙乎若曰升其堂隲其器設其
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
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尙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
學好古舉進士歷刪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

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祀於堂之北是役也
建始於天歷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
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彝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
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
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
惟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若益將事者恥焉觀
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
領教事始自於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

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
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歎玩
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
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侯斯文而志之
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
從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鼎
尊尊卣之屬皆範銅爲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
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
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爲歟彼皆欲爲長久計
也皆欲爲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

之觚爲觚金之觚爲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爲是而今爲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尙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而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詎曰禮從宜俟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利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祠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高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

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厯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旣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學壞橈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跌漏者塗墍而黝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

醫家旣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
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
禮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
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
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
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牾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場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舟之上下謂之壩地下逸則水疾滙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繩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楫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啟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兩濠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淤闕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毋狃私毋阻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

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俟北自永濟渠南至河
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成底於理
退卽所署治文書庫穴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於衆
曰余承命來此唯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千里
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羣東何所聽令鄉遂
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共億
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
爲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
石寫材爲堂於故署之西偏隅喚廓深周阿崇穹藻
績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

密峻完前列吏舍於兩廂次樹沼魏曹濮三役之肆
於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
外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於大遠高柳布陰
周垣繚城遐邇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唯侯明慎周
敏於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
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
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
於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茲者鮮不著勤
焯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
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

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僕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爲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爲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

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陞崇隆上巢飛
雲下瞰湍瀨旁引羣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往
來稚童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
爲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爲亭曰
一覽以休遊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
秋州人前肇慶路濂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記於石
夫東嶽魯望而廟於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
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
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
靡遠弗屆者神無感弗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唯

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官揭侯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神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爲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鷲嶺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

甚貧吾劉氏族居已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厚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十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供宗族賓客鄉黨之奉可不具

而足矣吾又有弟兄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爲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爲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爲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爲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眾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眾人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所不可必

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孳孳死而後
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跂及衆
人攘攘忽而爲虎忽而爲鼠忽而爲蟲沙其去聖人
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稍異於衆人無忝於
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
吾安歸兮孔邱又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跡兮去無
根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爲記客名鶚字
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
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云天厯三年六月九

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瀾，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曆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壁殿爲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予女兒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

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伐杉爲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爲淨感淨應淨祐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鍾木主仁故爲善不爲惡爲祥不爲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爲無

窮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
志其事焉嗚呼爾民其益務爲善毋使見棄於神哉
天曆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乃
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夕陰宜
木果而樹桃李梨栗南爲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種
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
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爲林矣若
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

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人之途在正東
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
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植
也東池之外又爲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
爲堂八楹以爲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爲堂六楹以館
賓客又北爲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
事又所以爲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
公上之其必先之故叫鷺之吏不及於門田園山林
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
叢睦之政不嬰於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幣聘良師

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
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闕說日坐亭上與園丁野
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修其徑術疏其流泉時其
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開陰陽之變化以察夫消息
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餽咏嘯歌或風乎松
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煙水交錯乎指顧之
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
不遷埋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臺
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
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余記之爲敘

其說俾歸刻於亭之上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存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概天下在廣東三載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

部闈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尙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四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

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之祠則廬陵多賢之
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
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由
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
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
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
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
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

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
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旣倡義以敵其樓延祐改元王
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
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
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
祠心概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
休遣令則碑神爲秦温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卵藏
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旣具乃放之
江媪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
帝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葬之

程之左滢絳水之濱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
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
唐天祐厯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崇靈濟福如五
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
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乎龍有功於天
地莫大乎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
可測度媼非產龍徒以豢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
之死則爲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甯之士大夫之子
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
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

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崖裂石皆龍之能
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忠悖孝賊
仁害義自絕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
先生伯溫者攝象州守部饒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
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
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
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
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
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
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

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易州定興縣城隍廟記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無封其垣屋器服一擬於王者雖有彊毅聰察之吏不敢廢水旱疾疫必禱焉易之定興廟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虧莓牆薜砌黓然雲興肅焉風行過者悸心入者易慮而禱亦輒應屋之撓壞缺漏以時葺之無所改作而垣獨完於是邑人張伯祥等同翰林從事杜德遠謁記勒石夫山川之蓄都邑之會民物之富精合氣融動必有神神者陰陽之至德禍福之樞機也

體之則應感之則通非有待於祠祀尸祝祠祀尸祝
古人所以事神非神之本也後世殫財力竭智慮黷
法亂制求以事神神其享之乎惟茲廟侈不陵節儉
不失度庶幾能以禮事神者宜祭享而民甯然記者
所以著始末叙因革今皆無所於考獨記其事神之
有禮也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揭傒斯記

掛文安公文集卷五終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

元 揭傒斯 曼碩

記

廬江縣學明倫堂記

廬江縣古廬江郡治焉今隸無爲州東有巢白黃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蔽前臨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饒風俗淳古民習禮讓故易治之速化延祐三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廟後九年邑令張導禮更爲神像及禮器至順二年春二月碭山成君克敬繼爲茲邑祇謁先聖先師退卽明倫堂教官以下

以序列坐歷問風俗臧否吏民所疾苦古今賢士孰
忠孰孝各以所聞知敬對起瞻棟宇摧撓腐敗蹙然
曰是固出治之本乃爾而緩乎卽日出私錢爲民倡
合所得緡錢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卽工秋七月
戊子落成凡爲屋六楹丹墨藻績高壯宏麗始與廟
稱於是人皆知君所以爲治之意不待教令日趨於
善明年夏屬舒城宰燮理溥化請予記夫明倫之說
具在六經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若堯之敦
叙九族舜之敬敷五教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化民
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教皆是道也是故君不君

則天道乖臣不臣則地道睽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
絕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間哉君子受於
天承於師備於身施於家行之於鄉居一邑則以之
治一邑居一州則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責則以之
盡天下之責不以上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從而
怠其教彼方以去禮絕義爲悅我則曰天叙天秩不
敢誣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
以明人倫也君子之學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
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獨爲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

爲升其堂立其庭爲師弟子者之告吾閩邑有文翁者有周瑜者有毛義者雖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時之士然其所以事親事君之道有能改而充之亦庶幾焉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興宗成君字簡卿蓋賢大夫云

靖州廣德書院記

靖州居楚極壞洞庭瀦其左巴蜀據其右拾獠與隣猿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習也然其民好關而勇于爲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自魏文靖公竄靖州士始知學近來有粟朝儀者靖之會同之

賢者憂其土地僻陋去上國遐遠士不典于學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迺築書院于居之里因其鄉名曰廣德厚歲幣以聘良師高廡稍以養生徒凡鄉之子弟俊茂者實不給者咸得來學其中絃歌之音甫作而隣徼警報當大兵督餉道學遂瓦解事定凡園田進取之務悉置益廣棟宇豐聚蓄招徠生徒由是復振且欲示子孫毋替厥服介其友謁文於余夫民之降衷秉彝雖有居天地之外未能或之違也故三苗負固舜舞干羽而來格越裳肅慎去周萬里慕周德重譯而來朝至于文翁之在蜀韓柳之潮與柳皆能

一旦變文身椎結之俗千載稱文獻之邦蓋可驗矣
然彼皆大賢之所爲德盛而化博道高而名流其入
於人也易今栗氏以窮邦韋素之士奮然鼓舞俄以
韓柳文魏之責自任亦可謂難也已嗚呼士之居是
鄉游是鄉以及栗氏子子孫孫而有違其志背其道
墜文教而不宣而惟暴棄之歸復何顏以自顧其身
耶可無念哉其爲屋椽礎之數若干工匠之計若干
自相攸迄成之歲月廩給之寡賂威俾列于碑陰焉

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

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于
士人鄭聰老家鄭遂以宅爲學厯五十餘年未有能
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繇廣州香
山令潮州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得故址城西冲
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滎迴如帶始合
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羣工效能顧濟陽復選其材
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
冬訖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
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
有半廣上有七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

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
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
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二尺堂之東爲鄉
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
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北
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
乃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于廟崇儒師使申其教
復諸生使脩其業和民人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
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以著久遠遂告
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

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
嶺表聲明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
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
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
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
弗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
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
聖增城旣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
崔公則祀之况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
至順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記

陟亭記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鎮買舟泝流而上未至廬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漁舟買船膠葛其下前挹二洲人烟雞犬出沒誕漫又拏舟前行數百步有小溪出谷中仰見層巒聳擁雲木森悅遂舍舟循溪而入越五里劃然開朗左右環合風氣蓄密有巨塚隆然在山半由塚之左又入小谷有屋數間題曰陟亭乃坐亭上召守塚者而問曰地爲何曰爲書堂原葬爲誰曰爲阮氏何字曰民望曰吾知其爲人矣是嘗以年十三風雪徒步求書福建憲使出

其父於獄者是嘗佐其父連山簿尉攝兵馬鈴轄撫
洞獠有方者是嘗拔俘虜之子於軍中以還其友贖
俘虜之母于邑大夫以還淮僧責名家之女於歌筵
以還其夫且給其家使改過易行者是嘗爲郡曹又
爲縣都曹寬海艘之役罷坑冶之害者是嘗受知勝
國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楚國程文憲公
鉅夫南臺薛中丞居敬孫御史世賢者是嘗爲翰林
潘侍讀昂霄爲監察御史時舉爲江西憲掾不果用
廣東帥答剌海朝京時湖廣燕右丞公楠爲司農時
欲舉爲掾不就者遂升高而望青原夫容天王諸峰

如劍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筆者陳乎其前東山墨潭
蛇山之屬如騫如倚如據如伏如踞如紺者縵乎其
後飄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蛇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
橫截乎黨灘者賴江也朝暉夕景長雲廣霧明滅變
化不可殫紀宜乎孝子慈孫於此興吧咭之悲而無
窮也於是愴然而下復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
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來不可期左右皆歔歔
不自禁乃就舟至郡以其狀告知往來者曰然是其
仲子清江教諭浩嘗廬墓其中且將葬其父於山之
左腋他日爲投老之地者也居數日浩來見戚乎其

容懇乎其言與語陟亭寧泣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
再閱月乃請記夫父子者人之大倫也生死者人之
大故也子雖甚愛其親不能使其親之長存父雖甚
愛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及夫登高丘臨墟墓觀
其親之所藏未有不惻然傷懷徬徨躑躅者人之至
情也况浩兄弟之孝臨其親之所藏者乎然孝於親
莫大於敬其身敬其身莫大於勵其行雖歌管盈耳
獻酬交錯常如陟岵陟岵之時庶毋負茲亭之所以
名也烏乎當至元風虎雲龍之世使民望少自損何
所不至而寧爲鄉善人以終撫其山川天固將啟其

後之人矣民望諱霖號石峰居士好學而尙義晚尤嗜佛老之書娶吳氏有四子曰均浩鐸煥女四嫁士族孫男七人是歲某月記

善餘堂記

饒有善人居安仁華蓋峰之西玉真堂之東華山之陽張果峰之北曰胡君茂卿治獄多陰德其祖父皆好善鄉之長老大夫士相謂曰易大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請以善餘名胡氏之堂又購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書以遺之至順元年其子式入史館與余深相好又明年請記於余余曰夫善人孔子猶

歎其不得見孟子猶聞之喜而不寐况治獄平尤人所難者乎茂卿之生父蓋年四十有五矣甚愛之未成童好學孝謹父愈愛之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卿亦起爲縣曹然在諸書中獨異其治獄情可貸者無不貸之死可生者假不生之民亦莫不自輸其情而刑以不濫縣長貳及同列多嫉怨惡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爲人元貞末縣有盜捕久不得尉輒以疑似捕齊民七人日榜掠鍛鍊之獄具移縣縣長貳皆喜且得盜立闕三木置獄中上遣使決且至鄉人獄語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盜何不自

言衆涕泣死不敢異。卿曰：汝第言當助汝，否則旦夕死。七人遂極言冤狀，令怒不聽。卿前爭曰：七人一邑之人，皆知爲非盜，以爲盜者獨尉與令耳。奈何欲殺七無罪，以違失盜之責？失盜之責亦至死耶？令默然。竟釋之。七人歸，皆祠卿于家。頃之以郡曹攝縣，諸曹長有爲縣豪主錢穀致富饒者，豪常欲坐以事殺而并之，未得間。聞與妻前夫女姦，乃大喜曰：卽坐與親女姦罪至死，遂白縣治其事。縣得重賂，皆許諾。卿亦佯諾之。及捕治，事有實，然非親女，故匿不發。豪日求闕其獄，盡如指意，無異獄。旣具，上府。卿密疏女族姓。

及祖父名牘中府閱獄見所引女族姓祖父名召謂
卿曰卿真長者當爲卿成此名竟以異姓女杖而出
之卿爲德類此者至不可數此其尤彰明較著人所
常道之者後生五男子皆秀穎出羣曰吾父積善惟
吾一人吾今有五子天與我厚矣卽自免歸田里養
親教子縣長吏就問政事得失墮事誠告不及于他
父年八十一終卿今亦七十餘矣教五子皆爲儒闔
門雍睦人取以爲法可謂善人也已矣夫善者天地
之心天之於物無所不愛善亦無所不愛故曰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昔于公治獄有陰德高其門閭令容

駟馬車曰後必有興者其度淺矣然其報不爽如取
諸券胡茂卿爲吏治獄平身未出曹掾之間得五子
卽自貶損罷歸若欲以其餘遺子孫者固自有逕庭
哉余嘗過善人之鄉問其名則皆喜而對問其人則
莫不且言且頌望其居則竹樹蔥鬱禽鳥之聲啾啾
及其門則鷄犬不驚童僕閒暇皆怡然有自得之意
升其堂則尊者不嚴而威卑者不令而從凡如是其
後未有不昌者有過番君之區行雲錦溪之上望玉
真華蓋諸峰求善人胡氏之家其居人有如是者必
其處也至順二年八月日記

進德堂記

彭氏之堂曰進德立訓也上念乃祖之令德下憫時俗之日替將納其子孫於善也初彭氏世居武夷宋之時其祖蔚與李丞相綱同學李丞相貴顯卽謝不見李丞相鎮江西書數往乃肯來裴徇東湖上因留不去然終不應其辟遂隱居郡之新吳山中其七世孫敬則以文學宦遊四方觀四方之俗彊相并衆相陵智相傾卑尊易序疏戚易位廢禮義違政教日甚慄然懼曰吾子孫亦將有一於是乎乃歸作是堂以示訓故去華就樸以教儉高廉重階以教嚴歲時奉

蒸嘗以教孝序尊卑以教敬存孤弱以教慈合宗族
以教和譚禮樂敦詩書以教學又懼近之弗察遠之
弗明也屬余疏其義以廣其訓刻石屋漏朝夕俾觀
省焉余乃言曰儉者德之節嚴者德之制孝者德之
本敬者德之基慈者德之愛和者德之順學者德之
聚儉則財用足嚴則上下辨孝則仁義生敬則禮讓
興慈則恩惠長和則九族親學則萬世明德雖美非
儉無以定其制故爲訓之始德雖備非學無以約其
禮故爲訓之終由之則昌舍之則亡不可須臾出乎
訓之外故表名以著遠服之若華衮佩之若瓊琚嗜

之若膏梁處窮約而弗濫履貴盛而弗泰蹈危難而弗懾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以充乎德之實以進乎君子之域而爲彭氏賢子孫夫如是豈惟新吳之俗將化之推而施之四海之準國家之求忠臣良士必集彭氏之門矣敬之哉毋忝乃祖余聞彭氏之先出錢氏固盛德之胤也夫德盛者必有後以李丞相之賢而不能屈乃祖之高是必在後之人余于斯堂卜之矣夫作堂以立訓述訓以發德本乎忠也故不著其歲月始末及楹礎筵几之類蔚字子華自號石溪先生敬則字靜中云

常州通真觀脩造記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興州通真觀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爲皇慶元年建玉皇閣崇十二尋有半其材皆出於江東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勝其成也不二紀而棟已撓延祐七年龍虎山道士張君德隆嗣主觀事適量歲之入節浮縮濫爲東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顛有扶以永徐公之績爲三門以蔽之使內益尊而外益固以嚴神明之居財用旣足經制旣定會立教大宗師時進吳公入奉內祠請以郡之天申宮都監

陳景懋提舉觀事以董之凡錢穀之計一聽其出入
焉大宗師從之於是陳君惟大宗師之教是承大宗
師惟張君之託是重趨事赴功夜以繼日涉時歷月
適潰于成內則闔遂其安地効其靈重軒洞戶嚴邃
深靚冬無烈風之憂夏無燭日之苦談經論道坐以
忘疲外則高躋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動過者額手
廉陛不加而峻面勢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
師樂其有成也進陳君提點以昭其勤張君亦再被
璽書賜號冲真明遠立靜法師以重其山夫闔雖高
有翼焉則不扶而自正宮雖闕有蔽焉則不守而自

固吾于是得治國之要焉觀得徐公而地以興徐公
得張君而業以隆張君得陳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
宗師旌善報勞而繼者知所勸吾於是又得任人之
道焉是役也一舉而衆美具斯亦足矣閩之前有井
極甘冽相傳呂洞賓嘗浴丹于此井之上有二古柏
高十丈大數十圍一夕飛去觀始于陳大建中額曰
弘道三錫爲今名天曆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記

袁州宜春縣逢溪山聖壽寺記

袁之宜春有逢溪山者以逢溪禪師得名或曰逢本
作濛傳燈錄失之山有寺曰聖壽卽逢禪師所建也

名與萍鄉之楊岐南源相伯仲馬祖以佛法振江西逢溪禪師與楊岐甄叔南源道明同事之於八十四人之中故歸皆建壇場以闡其師之道唐武宗廢天下佛寺獨逢溪寺以聖壽名獲存入國朝郡之南泉山慈化寺僧主之至順元年冬寺災長老妙愈卽日發公庫錢鳩工度程斬大木伐堅石大改作之再歲而畢視舊有加焉愈闔疏敏給亦南泉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圓應大禪師慈昱之徒也普蓮建造爲天下最故愈亦稱能事云請著其事于碑辭曰有蔚逢溪馬祖之徒實開此山數百載餘楊岐南源鼎足以

居堂堂愈師是續是圖鬱攸降火忽焉爲墟愈顧而
嘆激烈奮揚奮焦輦燼正位定方經工程力攻堅擇
良罔敢或易罔敢不減邁基迺構迺指迺投孰前孰
後孰左孰右殿堂門廉庖庾庫廡高者雲覆深者谷
授櫛比鱗次壯麗完厚煥若天作儼若神造世尊穆
穆列衛肅肅逢溪有覺是願是復愈帥其徒載祈載
祝天子萬壽庶民五福山增其高水益其深逢溪自
覺是願是臨愈帥其徒載祝載載欽天子萬壽庶民一心

廬陵縣丞馮君脩造記

吉安於江西爲劇郡廬陵於吉安爲劇縣古號難治

急則怨緩則怠怨則身危怠則政弛日愒夕惕僅免
於戾然亦未嘗無名守令也延祐六年冬十月之望
監察御史部行至郡視故醫學前直書市傍切獄垣
以爲非宜喻郡丞遷之十有二年郡曹上言故廬陵
縣治夷衍爽塏可遷初廢其地以爲紋錦院機絡之
局而縣寄棲郡治之西五萬倉至是乃命增築紋錦
院以處機絡而以其地爲醫學徙縣治舊學而復故
倉三役並興悉以縣丞馮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
而不辭曰吾弗爲必有病吾民者至矣會是歲君當
督輸卽風輸者出力佐之得楮幣數千緡遣吏市木

諸縣皆與木返幣木石既集乃擇廉敏吏任其事明年春正月新紋錦院堂廉坊局及諸傍舍餘八十楹二月己未局乃遷是月建醫學爲開天之殿以祠三皇六楹爲兩廡以列從祀皆十有三楹門十楹外爲靈星之門以備制度殿之後爲講學堂六楹及庖庫之次十有八楹西爲教官之署凡爲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學乃遷是月建廬陵縣爲聽事之堂四楹兩榮左右有次皆四楹爲兩廡以居六曹皆十楹門八楹其東爲都曹之署凡爲屋廿楹冬十有二月庚午縣乃遷凡三役工徒之費出于寓公大家及寮佐

之所助者萬二千緡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自經始以迄於成或完舊而益新或更剏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而用之一錢一粟必度其宜而給之寬不至弛猛不至殘調其煥寒時其飢渴吏無奸欺民不告勞故其成功敏而無怨言夫爲政不難毋輕民力而已傳曰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節用故不傷以時故不害惟君力行之故其爲政平易明信民歌頌焉大德中金華胡君長孺分教盱江攝錄事視其屋慄將壓曰是將陷吾屋矣不踰月而新之或曰此非攝職也君笑而不言嗟乎惟君

子爲能憂民之憂樂民之樂况馮君身居其任者乎雖然有二君之心之才則可不然均爲怨府矣豈必廬陵哉醫學教授嚴君壽逸剛正人也美其事請書于石以示後之爲政者且以見郡之能使人也君字彥達濮人歷宜春高安彭澤三縣皆有名

昭勇廟卷雪樓記

吳折衝將軍西陵太守甯旣與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之徒並立大功世廟食興國之東六十里富池之口龍光山之下後千餘年宋有天下錄前代忠臣義士復賜將軍爵一命而公再命而王七命而數物備號

其廟曰昭勇門曰表忠而將軍之靈以益著自始封
百七十有八年而建樓于廟之北名曰卷雪又百十
有二年而燬于景定元年之兵又六十有三年爲皇
元至治之二年祠官九官山道姜守先與里人劉舜
元及其徒子如淵爰謀爰度筮日庀事卽樓故基爲
屋八楹中爲重屋六楹崇七尋有半仍命曰卷雪之
樓左顧舒蒲之瀆右據黃龍之灣前俯大江後控衛
廬北望長淮之外以天爲際方其驚風忽起白浪晝
立天低地昂川谷吐吞則思將軍之在吳也威名動
山岳謀慮出鬼神奮百騎而曹瞞夜驚戰孤軍而張

遼早却臨夏口而黃祖投首益陽而關羽退師指
皖城而朱張擒入夷陵而曹仁破何其忠且勇也及
夫風霽浪弭上下一碧長空冥冥白鳥孤沒則思將
軍之既沒也三國爲墟五運迭興南北紛紜或離或
合將軍猶以餘忠遺惠陰臨下民馮大江而揚靈儼
南面以顧亭又何仁也登斯樓也豈不念曰以區區
之吳而有江表數州之地僅足以抗蜀魏將軍一輸
其忠而廟食百世况戴天履地美衣豐食倏然臣子
於今之世者乎故君子立功立事必思以顯當世而
垂無極斯樓之作亦非徒欲觀濤浪窮勝概而已蓋

所以勸忠也以三子興復之心而屬余記不可以不
書神姓甘氏字興霸巴郡臨江人累號爲昭毅武惠
遺愛靈顯王云

法印寺記

豐水之東鳳池之西有寺曰泉林宋治平三年改賜
法印木有豫章楓楸松栢之茂水有錢唐美泉之注
脩竹萬箇崇墉百堵自江禪師至濟十有二傳而中
微自覺昇至心日十傳而復振初昇借其徒德之廣
慈撫廢墟圖前規起嘉泰訖開禧力復舊貫德再傳
日繼澄始買飯家之田十畝有奇澄之徒慧明復得

田二十畝以爲長明燈供宋律寺觀毋買民田而明以高行絕學善爲方主翰林學士徐公經孫禮部尙書雷公宜中故得請長明燈至于今不廢明之徒永慶慶之徒祖榮復廣四百畝而寺之計益滋又三傳是爲心日心日旣嗣百廢修舉效獻力者爭盡其用大德六年重覆佛殿祠后土殿東先師及諸長者殿西明年重覆三門又明年兩廡及庫庖庖漏皆撤而新之皇慶元年建法堂四楹中奉觀音大士延祐六年樓于堂之北東上庑佛書下列僧寮明年又樓于堂之東南虛中以爲齋堂其東以館賓客若三門若

縣鐘之樓方程材度地而申爲之自大德以來凡所
修營或資於人或出乎已皆日之孫福權之力也權
既能盡瘁以成其祖及其師闢照之志而權之徒惟
勝復能屈身貿易佐匠計勝之徒弘易日誦華嚴歸
質田以相權之功是皆儒門所謂孝子慈孫者也方
今上自京師下逮郡邑致崇極于佛者莫不因物產
之盛憑國家之力猶恒若不及况泉林不仰縣官不
資常住振法基於未墜紹宗緒於無窮者乎宜爲刻
辭著在金石其辭曰佛入中國餘二千載厥象伊皇
高視六合橫敷四海其流湯湯河汾著書佛乃聖人

教則四方明明我朝並建三氏奄有萬國列剎相望
照地燭天前無古昔割腴錫衍跨州連縣寶衣玉食
式召休祥保合太和孰臻其極詵此泉林扶顛持危
僻在東湖畢力殫慮祇率乃事有抗厥初廣殿重樓
高壯遂嚴弗儉弗踰濶濶清泉落落長松樂是幽居
有誥其徒有秩其儀趾德濟美羣經在几鐘鼓在簞
以祝天子永遵其道傳燈繼祖以作教軌

冲玄觀記

皇慶二年春二月始作冲玄觀夏六月觀成實在富
州之南第三十七福地豐山之陽五里所雕峰之不

因黃氏之故祠也西南維黃氏世盛宋慶元初朋黨
論起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瀛進議議十二
篇歷詆外戚韓侂胄蠹國亂政天下誦其名嘉定初
以壽終其子通直郎知衡州常寧縣直方葬于峰之
南雙井原因建祠曰雙井菴命始豐之仙林觀道士
靈寶大師賜紫歐陽某奉祠事且約世守之未幾常
寧之夫人徐氏卒葬峰之東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
菴皇慶二年常寧四世孫征東儒學副提舉可自雙
井菴延禮聶爰靜主之師至卽撤舊祠闢地爲觀不
數月而工畢飛殿壯麗高廣雄深門廡端直庖廩完

固飛雲之樓臺其西黃氏及后土氏之祠翼其東文
梁藻井之制雲房齋廬之次煌扈于其內鐘鼓之聲
笙磬之音鐘磬于其外於是晝霧出楹夕溜殷砌古
柏拒冬長松無夏神君仙人倏忽往來山川不改其
舊而十倍故祠矣請名曰冲立之觀又嘗與其師歐
陽惟新買田五頃有奇至是盡歸于觀以養學徒奉
釐事君子曰惟不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
功忘利而有成功非信道而勇於立者不能也使聶
君不爲老而爲孔氏得志當世所至宜何如黃氏其
知人矣延祐七年春征東之子尙敬尙忠請伐石紀

功因推道德之端極內外之辨而爲之辭以授其徒
黃晞平孫誠則等刻之其辭曰猗歟邈哉五千之文
上探無始下酌黃軒達性立命執經御權剛柔存亡
進退後先糠粃天下道德之源玄門旣闢道教滋盛
水旱疾疫禱祠禳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奔走雷風
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應乃道之文匪道之性
志士長往獨善其身鍊形制魄守精馭神蟬蛻宇內
飛翔天津匪道之隆乃道之屯執行罔至孰用罔治
蕭曹以臣漢文以帝慈儉爲寶敦樸是貴雖慙三五
終邁七制迨于我元總攬萬國國旣殊俗治亦異術

既尊素王亦兼老釋或齊以禮或道以德化成天下
立治之極豫章南境豐城故邑崇崇始豐神明所集
豉彼雕岑雲蒸霧濕有屋渠渠有趾岌岌偉哉聶君
有此駿功黃氏以祠老氏以宮居有所養學有所宗
敬哉學人罔或不恭執德之恒守道之中祈天永命
萬世攸同

彭州學記

蜀彭州孔子廟學燬于兵九十餘載有司備位因弊
承簡春秋有事綿蕪行禮治具弗張民習於野至治
中太守劉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謀爰度迺復其

舊而教養之道猶闕今太守則曰興學而不知教養
與無學同於是縮濫節浮舉俸稱貨月計其息墮廢
辟荒時值嘉穀歲取其入以具祭養以爲經常合凡
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師以教故入其廟則棟
宇雄麗禮樂備舉聖師洋洋不動而應入其學則堂
宇脩潔弦誦洋溢民吏觀感不令而化其文學生某
公牒京師請紀金石乃告之曰惟蜀與宋終始聲教
淪洽民心固結故國朝用兵積數十年乃克有定土
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爲賓主治者狂聞襲
見以遺風舊俗爲可鄙前言往行爲可陋至有鴻儒

宿學林潛谷逝其道莫聞况復有知學校哉故學校
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知學則失其政
學校廢政教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興後守克承
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夫蜀學有揚雄
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興徽言
懿行著在簡冊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
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
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劍閣無所用其關瞿塘無
所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
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終

宿學林潛谷逝其道莫聞况復有知學校哉故學校
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知學則失其政
學校廢政教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興後守克承
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夫蜀學有揚雄
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興徽言
懿行著在簡冊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
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
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劍閣無所用其關瞿塘無
所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
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終